

画堂深处

上册

HUA TANG
SHEN CHU

香灯半掩流苏帐，咫尺画堂深。

阿幂 作品

晋江古言榜上文笔、考据之巅峰作品

闺阁交锋，比刀尖舐血更惊心动魄

随书附赠 知名插画师梅鹿君手绘古风书签

珠玑录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阿
冪
作品

画堂深处

上册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堂深处: 全2册 / 阿幂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12-0

I. ①画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5111号

书 名	画堂深处
作 者	阿幂
出版统筹	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	王晓萌
责任编辑	姚 丽
文字编辑	王晓萌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360千字
印 张	32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,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212-0
定 价	56.50元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衔泥燕，飞到画堂前，占得杏梁安稳处，
体轻唯有主人怜，堪羡好因缘。

——牛峤《梦江南》



目 录 [上]
CONTENTS

第一章	口舌 逼婚	• 001 •
第二章	见嫡 争风	• 025 •
第三章	旧情 滑胎	• 059 •
第四章	短见 蒙羞	• 092 •
第五章	训妾 失宠	• 125 •
第六章	挑唆 入府	• 153 •
第七章	冷眼 抢子	• 176 •
第八章	传言 动怒	• 196 •
第九章	遭辱 训媳	• 210 •
第十章	软禁 探子	• 224 •

画堂深处
HUA TANG
SHEN CHU





目录 [下]

CONTENTS

第十一章	家训 暗计	• 251 •
第十二章	遣婢 探主	• 266 •
第十三章	骂槐 暗算	• 291 •
第十四章	掌嘴 逐妾	• 324 •
第十五章	偏爱 断离	• 343 •
第十六章	恶夫 讽姬	• 376 •
第十七章	寻衅 生隙	• 396 •
第十八章	丧礼 离心	• 425 •
第十九章	反嘲 定计	• 445 •
第二十章	混战 大牢	• 460 •
第二十一章	终章 团圆	• 475 •



画堂深处
HUA TANG
SHEN CHU



第一章

口舌 逼婚

话说平安州富阳县本是远近闻名的鱼米富贵乡、脂粉温柔窟，多有豪门大户，城中有一条街，名为长安，乃是城中最为繁华的地段，中有一家唤作丁记油铺的小铺子。店主姓丁，大名一个瑞字，小名唤作大郎，四邻八舍叫得惯了，这丁瑞的本名反倒无人提起了。这丁大郎十岁上父亲亡故，寡母幼子俩守着一家油铺过活，虽不敢称富户，倒也有些积蓄。到了二十岁上大郎便娶了城外一农户的女儿王氏为妻，一连生了二子一女。长子叫作丁丰，今年刚交十八岁，已说定了东街上开米铺的何家二女儿为妻，隔年就要成亲的；幼子唤作丁富，才得十一二岁。这夫妇俩把那两个儿子倒看得寻常，反把个十六岁的女儿当作掌上珍、心尖肉，这其中却有个缘故。

却是王氏怀着这女儿时，一夜梦见一轮圆月落入怀中，化作一面明镜，照得人须发皆明。王氏醒来自认为是个异端祥瑞，便叫醒丈夫，一五一十说了与

他知道。那大郎也称奇，也以为这孩子有些来历，逢到有人来打油便夸耀一番，但凡有人奉承几句，大郎夫妇一高兴，油钱也少算几文。倒是大郎的寡母朱大娘有些见识，因镜子是易碎之物，心上便做个不祥之兆，只是见儿子媳妇格外高兴，自己年老多病要在他们手上讨饭吃的，故此不敢说，只忍在腹中，在媳妇王氏夸耀之时，还不免随声附和几句。转过数月，恰逢仲秋，王氏十月满足，午时起便肚疼难忍，折腾了几个时辰，生下一个女儿来。彼时恰是一轮皓月当空，便如一面大银镜一般，大郎为合了梦境，便不肯委屈女儿，特特提了两斤肉，打了一壶酒请教私塾先生。那先生因着中秋夜月色极好，月光照在地上如水银泻地一般，故起名叫作月华，又有个小名儿唤作团圆儿。

想大郎不过寻常相貌，王氏亦不过五官端正，偏这团圆儿也不知像了谁，生得面如桃花犹艳，眼似秋水还清，十分美貌。又有梦境为凭，大郎夫妇便将这女儿看得越发重了，虽是小户之女，却十分娇惯，等闲不叫她出来，怕叫街上的泼皮瞧见了臊她；更不叫她做活，团圆儿长到一十六岁，自家虽开着油铺子，连酱油同醋都分不清，女红上也是有限，不过能绣几块手帕子罢了，便是自己的绣鞋都要依仗母亲王氏。更有一桩，因王氏怀着团圆儿时得了那个梦，大郎便以为女儿非比寻常，又有时常走动的几个妈妈见了，偏要凑趣，说团圆儿怕是月里嫦娥来投胎的，奉承得大郎王氏格外得意，是以虽从团圆儿十二三岁起便有人来做媒，大郎同王氏夫妇两个或是嫌人家底不厚，或是嫌家中妯娌多，或是嫌男方容貌寻常，挑挑拣拣总是不肯许人，一心只想往高枝上攀。可他们偏不想，自家不过开了个油铺，略有几个积蓄，上等人家哪里肯要他们的女儿做媳妇。这一耽搁便到了十六岁。

朱大娘此时已年过六十，虽已发衰齿摇，见识倒是清楚，不免悄悄劝几句说：“团圆儿，你又不是大家小姐，三奴六婢地使唤着，不会也使得。我们这种人家攀不得高门大户的，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家，娶媳妇不是供着瞧的，都要

和你娘一般地操持，如今你这样桩桩件件都不会，横针不动、竖线不拿的，将来到了婆家如何做人？”团圆儿还未说什么，王氏恰巧进来取东西，听见了这番话便恼了，把鼻子一哼，冷笑道：“娘如今也老糊涂了，你孙女儿这等容貌，便是给人家做少奶奶也是使得的，还怕没人服侍？从来求亲的人多了，不过是你儿子嫌门户低，不肯罢了。若是肯，你老重外孙子都抱上了。”朱大娘见王氏声口不好，也只得叹了口气，自去做活。团圆儿因有娘撑腰，便也把祖母一番好意丢在了爪哇国中，依旧像个没事人一般，每日里只在自己房中玩那三十二张牙牌，端的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半点心也不操。

一转眼便到了年关，眼瞅着过了年便要给丁丰娶妻，偏出了事。这一日，有个叫作张山的来打二两麻油。这张山的母舅方青正做着这条街上的保正，张山自认为县官不如现管，仗着方青的势派，格外横行些，结交了些混混，自己充作老大，到哪里都是白吃白拿的。若有人不肯孝敬，轻则骂骂一场，重则砸东砸西。因此这一条街上无人不厌憎他，又不敢招惹他。

事有凑巧，恰好王氏的娘病了，大郎同王氏回娘家去，店里只留丁丰一个人看店。丁丰素来厌他，又是少年人，做不来脸面功夫，灌好了油将瓶子往张山眼前一搁道：“五文钱。”那张山也不掏钱，只笑嘻嘻地道：“你妹子还没许婆家吧？眼瞅着过年就十七了，也算老闺女了，一朵花再好，没蜜蜂儿采也结不了果，倒不如就便宜了我，我情愿给你们家做倒插门女婿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将一双贼眼往铺面后面挂的布帘看去。原来这丁记油铺乃是前店后家，这布帘子后就是住处。丁丰冷着脸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嘴脸，凭你也配！”张山也冷笑道：“都知道你爹妈吊着你妹子当宝卖呢，多少人来求亲都不肯，只想攀高枝。也得瞧人家高枝肯不肯。爷爷再告诉你一句话，女大不中留，保不齐哪天就白眉赤眼给你们弄个杂种出来。”说了往地上啐了口，拎起了油瓶就走，也不付油钱。若是大郎夫妇在，也就忍过这口

气去。偏生是丁丰守店，他是少年人，一时恼了就顾不得许多，打柜台后钻出来，一手搭在张山肩上，又说：“你与我站住。”张山笑嘻嘻地说：“讨油钱吗？”说了从怀中摸出五文钱来作势往丁丰手中放，手伸了一半，却把铜钱往地上一扔，斜眼一笑道：“哎哟，掉了。”丁丰早就被他搅得恼火，见他这般无赖更动了真气，握起拳头就往张山脸上招呼。

张山猝不及防叫他打了一拳，手上一松，油瓶便掉了，碎了一地。那张山素来是打惯架的人，虽先吃了亏，倒是不慌，也还起手来，两人就在店门前撕扯起来。丁丰虽有勇力，却不敌张山久经战阵的，不过数个回合就叫张山觑了个空，拉过膀子一扯，脚下一绊，摔在地上。张山纵身上去，照着丁丰劈头盖脸就打，直打了丁丰个头脸红肿、唇角带血。虽有许多街坊来瞧，到底都怕这不讲理的张山，不敢过来相劝。

张山还不肯放得丁丰过去，又在他脸上吐了几口口水，口中骂骂咧咧：“什么鸟人，也敢打你爷爷，爷爷不教训教训你，还当爷爷的拳头是吃素的。今儿爷爷偏要瞧瞧你妹子是怎么个样儿。你那狗爹娘当宝似的收着，要真是个美人，爷爷委屈一下就受用了。”一行说一行又踢了他几脚，说完了转身就往柜台里走。丁丰听他的意思竟是要去臊皮团圆儿，慌了手脚，待他从地上爬起身来，那张山已伸手要去掀帘子。丁丰情急之下，顾不得许多，自柜台上抓起一物就朝张山头上砸了下去。张山应声倒地，面色惨白，头上竟冒出血来。丁丰方才瞧见自己手上抓了一只铁秤砣。他到底才得十八岁，见自己打死了人，早吓得慌了神，站在当场动弹不得。

街坊们眼见打死人了，一时都慌了，啰噪起来。却说里头团圆儿同朱大娘也听得明白，团圆儿是没经过事的女孩儿，听得那张山要进来先自慌了，跑去寻朱大娘讨主意，祖孙俩还不曾说得几句，就听得丁丰打死了人。团圆儿险些晕过去，哭道：“都是我的缘故！”还是朱大娘稳得住，心上虽慌却还不乱，

先把丁富喊到跟前，叫他去唤大郎夫妇回来，自己壮起胆子挑起帘子走到外头来。却见张山在地上直挺挺厥着，头上冒血，脸如白纸。她一个女流之辈，吓得手脚都有些发软，又瞧着孙儿唬得脸色发青，着实心疼，此时也顾不得他，先壮起胆子摸上前去，往张山鼻子下一探，还有些儿热气，心上一松，腿脚倒软了，一下跌在地上，口中念了几声佛，勉强挣起身来，向着街坊求告：

“列位街坊，那个人还不曾死，老婆子求各位行个善，请个郎中来，若是救活了这人，便是救了两条人命，这也是积阴德的事。我老婆子在这里给街坊磕头了。”说了竟是跪下去磕了几个头。

因张山着实叫人厌，大郎夫妇平素为人又和善，便有人帮着去找郎中，也有人道：“丁婆子，你且放心，衙门倘是来了人，我们替你分述。是这泼皮寻事在先，也怪不得你孙儿许多。”这里正闹，张山的母舅方青得了耳报神的讯，他住得近，已然到了。

这方青年当四十来岁，生得面皮微黄、眉淡眼小，颌下几缕细细胡须。因他念过几年书，腹内又奸猾，是以做了保正。却说他分开人群走将进来，往地上一看，见那张山直挺挺躺着，顿时大哭，道：“我好苦命的姐姐，可怜你青春守寡只得这么一个儿子，好容易要娶亲了，偏教人打死了，你日后还去靠谁！”又骂：“好你个丁瑞，教唆你儿子打死我外甥，我若不教你父子偿命，我白做了这个保正。”一边骂一边揪着丁丰就打。丁丰一是吓得慌了，二是心虚理亏，一些儿不敢躲，也就挨了好多下。朱大娘见孙儿挨打，少不得过来劝说，只说张山未死，等郎中来了，只要能救人，多少银子都肯。方青听说，只朝着朱大娘脸上吐了口痰，骂道：“你个老虔婆，满嘴屁话，头都破了哪能不死？待我在你头上敲了，看你不死。”又说：“我姐姐只得这么一个儿子，全靠他养老送终。如今我也不同你说，只叫你儿子来说话，别跟个缩头乌龟似的躲着。”丁丰见方青扯着朱大娘谩骂，他倒是个孝顺孩子，过来拉开朱大娘

道：“人是我打死的，我抵命便是，你休欺我祖母。”方青冷笑道：“哪有这许多废话，你自然是要抵命的。”正说着，只听地上传来呻吟之声，唬得众人都住了嘴，往地上瞧去。

却见张山慢慢坐了起来，捂着脑袋犹自骂道：“兀那贼儿子、鸟人、狗养的杂种，竟敢打你爷爷。爷爷不拧下你的贼头来，爷爷就给你做儿子。”朱大娘喜不自胜，忙道：“保正老爷，令外甥可不还活着，真真老天保佑。”又念佛不迭。

方青心中暗骂张山该死不死，脸上却做个关切宽厚模样，转了口风道：“既是未死，倒也好说，我也不是那等不讲理之人。”又对丁丰说：“是你打的人，还不扶起来，要你祖母妹子去搀人吗？”丁丰见张山未死也是不胜之喜，忙过去要扶张山。张山见是丁丰，自然恼怒，挥手便打。他是受伤之人，手上绵软无力，打在丁丰身上也不觉什么。丁丰将他扶在一边椅上坐了，那张山口中依旧是骂骂不休。方青喝道：“你当我不知道吗？平日里你借着我的名儿生了多少事，我念着你年轻无知也不与你计较。如今闹出大事来了，若不是这丁小哥手下留情，你死了不说，白连累人一条性命，你还不知道收敛吗？”张山果然不敢再说。朱大娘同丁丰听了，只认方青还是个好人，朱大娘忙上前笑道：“到底是保正老爷，说话就是公道。”

正说着，街坊请的郎中到了，替张山瞧了，虽是皮破血出，所幸不曾伤到骨头，没甚大事。上药包扎了，又留下药方来，这诊金自是朱大娘拿了柜上的钱付了。

方青一声不吭，见郎中去了，方笑道：“公道不公道的，这都好说。只是我这外甥再不肖，你孙儿将他打成这般，若是告在官中，以我朝律法，凡斗殴以物伤人，皮破血出者杖八十。我瞧你孙儿肉嫩骨软，怕是挨不起八十下大杖。”朱大娘虽有些见识，听了这番话，也慌了，忙道：“保正老爷高抬贵

手，凭你要什么，只要我们有的，都容易。”方青冷笑道：“休胡心，莫非我还讹你不成！你既如此说，咱们还是见官的好。”说了拉起张山便走。

朱大娘自悔失言，正要上来拦，却见门外跌跌撞撞奔个人来，却是丁大郎得了信，一路上先奔了回来，正听得方青说话，先往丁丰脸上打了一掌，骂道：“我打死你这该杀头的小畜生，你如何就打死了人，闯下这般祸事来，我看你如何收场！”朱大娘忙上来拉住，道：“人还没死，有话好说。”丁大郎听说，趁势住手，偷眼觑见方青手上拉着的张山，满脸血污，头上包裹着白布，站在那里，一双眼贼溜溜转着，瞧着也无大碍。来时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顿时放下，忙堆砌起笑脸，拉着方青叫坐，又叫丁丰倒茶来。方青却道：“你只叫我吃茶，在这里坐也没有坐，站也没处站，也看得我太不堪了，莫非我当不得你赔罪吗？”说了抬脚要走，大郎忙忙扯住，方青只是不依，张山也喊道：“你儿子险些把你爷爷打死，我只要见官。八十杖，管保将你儿子打死。”大郎知道自家儿子理亏，手脚都软了，一时也没了主意，只得往里让。方青半推半就，打发了张山先回去，自己跟着大郎走了进去。张山虽不情愿，又怕方青，只得自去。

挑过布帘过去就是一极小的穿堂，不过数步便又是一门，门上挡着一块打了补丁的蓝布帘子。帘子虽旧，洗得甚是洁净。大郎前头挑起帘子来，便是天井了。他们几人才一踏入院子，就见衣角闪动，一条纤影避入了房中。方青心知十有八九便是那团圆儿，故作不知，待在堂屋中坐了，又等大郎重新沏上茶来，方问道：“方才那小女子是谁？”大郎也知他明知故问，如今又有把柄在人手上，不敢再推托，只得过去叫团圆儿过来。

可怜团圆儿自幼被父母娇宠，些儿事也未经，今儿出了这样的大事，早哭得双眼红肿。此时见父亲来叫，虽是害怕，也只得壮起胆子跟着大郎过来，见过了保正方青。方青久已听说丁家油铺的女儿美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传言非

虚，又见团圆儿云鬓微松、杏眼红肿，分明是才哭过的模样，格外可怜些，不由十分心动。见大郎要她跪下磕头，忙起身拦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她一个女孩儿，今儿吓得够可怜了，莫要为难她。”大郎便叫团圆儿下去，又赔笑道：

“保正老爷，今日全是我那不懂事的畜生不好，打伤了令甥，论理就该送官究办，便是打死也是他活该。只是可怜他外祖母久病垂危，又最心疼他这个外孙，若是那小畜生有什么，只怕我外母也活不成。还求保正老爷高抬贵手，饶他这次。凭他多少汤药费都使得，就是卖了这铺子，也不敢少分毫。”

方青道：“我那外甥也是个不晓事的，今日之事，我料定他也有不是，如今也休提这些，我是一方保正还讹你不成？”大郎闻听，心中更是忐忑。因这方青平日那是黑眼珠子只瞧得见白银子的人，今儿这般好说话，必有缘故。还未及盘算完，就听方青说：“大郎，你也休看我是个保正，虽不入品，到底也算个官，只是我也命苦，今年三月里，我那妻子一病竟没了，连一儿半女也没给我留下，我虽有些家底，我那甥儿张山又是个靠不住的，还不知我老来靠谁。”说着假惺惺叹息了几声。大郎不知他为何忽然诉苦，少不得相劝，方青方住了悲声。大郎因见方青脸有泪痕，便亲绞了手巾来请方青擦脸，方青站起身来接，口中称谢，倒把大郎吓了一跳，连称不敢。方青却道：“你若依我一事，不独今日你儿子伤人一事可揭过不提，往后这长安街上也无人敢为难与你。”大郎听他这样说，隐约猜到几分，手脚都有些发软，果然听方青说：“请将令爱团圆儿许我为继室，如此一来，你我是亲戚，你是我岳父，张山还得唤你儿子一声舅舅，舅舅打甥儿，岂不寻常？我也知道你一时难以决断，我也不逼你，三日后我来听信。你若是不应，我倒是没什么，你也知道我那外甥，从来都是没轡头的马，他若是做出什么来，我也拦不住。”说了抬脚便走。

却说丁家屋子窄小，这番说话团圆儿听得清楚明白，哪能不怕，如何不哭，捂着脸，过来忍着含愧哭说：“爹爹，你真要把女儿许配那人，女儿只有

一死。” 大郎对女儿宠爱已惯，见她哭成这样，不免心痛，又想起方青临去的话，分明是说不答应这门亲事，便有祸事，不由又气又恨又怕又恼又急，心中只恨丁丰生事，气冲冲奔到外头，照着丁丰劈头盖脸打去。方才进门打他是做戏给方青瞧的，现在却是真打。拿手打疼了，便四处找棍子。丁丰哪敢还手，被打得抱着头四处窜，又叫救命。朱大娘见孙子挨打，要来拦，大郎怒道：“娘，你闪开，我今日定要打死这个畜生！他不是我儿子，竟是来寻仇要命的，今儿不是他死就是我死。” 说了又扔了棍子去抓门闩。

却在此时，王氏也赶了回来。他夫妇二人原是同时得信，哪得不归心似箭。只是一来，王氏她娘病重，不敢惊吓到她，怕出个好歹，只得推说店里有事，让大郎骑着骡子先回来；二来，王氏是缠足的，哪里走得动远路，骑着去的骡子叫大郎骑回来了，王氏只得另雇骡子，是以晚来了这许多时候。才到门前，就见丈夫举了门闩要打儿子，眼见要出人命，也慌了，急叫：“大郎，你敢打死他，我便把这条命同你拼了。” 大郎素来有些惧内，听妻子厉声大叫，不免手软，心下还气，将门闩杵在地上做个拐棍靠着，骂道：“你养的好儿子，要断送我们全家。”

王氏冷笑道：“什么是我养的儿子？儿子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，难不成是我偷奸养汉生下的杂种？你要说他是杂种，你就一棍子打死他，再打死我，也算你是条好汉。” 丁丰叫大郎打得又气又愧，更听王氏这般说，直恨不得方才被大郎打死才好，跪在地上大哭。朱大娘着实心疼，说：“你们说话也避着些人，难道真要逼死他你们才安乐。” 说了，赌气过来强拉了丁丰到外头去。大郎早被王氏骂得没了骨气，扔了门闩蹲在一边抹泪。王氏见他这样，少不得过来劝几句，又问详细情形，大郎方一五一十说了。王氏听了，急得骂道：“我说你是个糊涂虫、没主意的，白做个男人。被人几句话就吓成这样，倒有脸打儿子。别说没打死人，就是真打死了人，该抵命的也只有打死人的那个，哪有拉妹子去抵的道

理！如今女孩子吓成那样你不知道劝，只知道逞威风。”说了扔下大郎不理，自己进去团圆儿房中。团圆儿果然早哭得声哽气噎，两只眼肿得核桃一般。王氏心疼得不得了，从大郎起，连同朱大娘、丁丰，并那张山、方青，统统骂过一遍，对着团圆儿又好言相劝，只说绝不把她许给方青等语。哄了半日，团圆儿方才慢慢止住哭声，又说哭得久了心口疼，王氏忙不迭取了天王保心丸来，又烫了半盏黄酒，给团圆儿送药，哄她睡下了方才回到自己房中。

此时天色已近黄昏，大郎早把店关了，也无心做饭，只在院子里闷坐。王氏此时气也略平，过来在大郎身边坐了。她口头说得虽硬，心上却也没甚大主意，如今看丈夫叹气连连，也无话相劝。夫妇俩不过相对而坐、相顾无言罢了。大郎忽骂道：“都是你这婆娘不晓事！不过是得了个劳什子的梦，真当你女儿是要做皇后的吗？这家求亲不许，那家求亲不好，若是早许了人，哪有这么的话！”说了气呼呼站起身来，扔下王氏，自己摔门往街上去了。王氏待要追上去，只听得团圆儿房中又传来嘤嘤哭声，想是没睡着，把大郎的话听了去。王氏此时也无心再劝，只是坐在院子里叹息。

却说大郎这赌气一去竟是一夜未归。王氏同大郎成亲以来，从未分离过，他这赌气一走，王氏不曾好睡。到了清早，虽是精神倦怠，因是靠着那油铺入息吃饭的，少不得挣扎起来。也没心思烧水，只用冷水洗了面，马虎收拾了，就去开门。却见丁丰已起来了，门早开了，自己愣愣坐在门前，两眼鳏鳏地望着地。王氏不免心疼儿子，过来抚慰几句。丁丰只是不作声，王氏又问他早饭吃了没有，丁丰也像听不见一般。王氏心道：都是你惹的事，如今还来装委屈。心火上来，便在丁丰身上掐了几把。丁丰依旧垂着头，王氏见他这样，到底是做娘的，便再下不了手。又想起方青提亲一事不知怎么收场，大郎这一夜也不知道歇在哪里，别是叫混账老婆勾引去了，心中十分委屈担忧，自己倒掉下泪来。